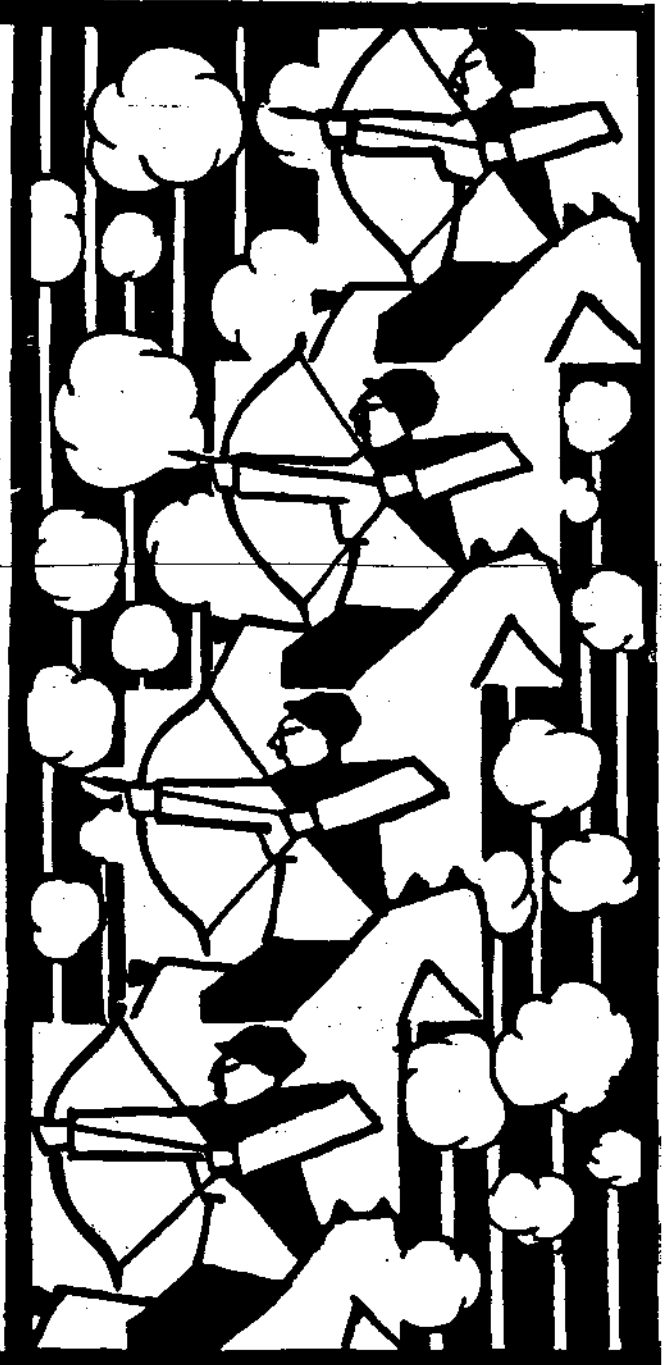


文藝戰線

第一二二二隊裏目錄

追憶艾霞自殺	金陵通信(完)	歸來(詩)	明恥園筆記(日記)	城	秋夜醉人	談文人的新生活	中國文壇的新道路
.....
燕子	非非	李光亞	孔均	胡蠻	李光亞	白衣	雲峰



中國文壇的新道路

雲峰

國際間形勢愈趨嚴重，各帝國主義者都在拚命的擴充軍備，顯然的此時正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雖則主張和平的基督徒和非戰論者，幾經喊破喉嚨；可是人們祇報之以睨視和嘲諷。這不

可避免的大屠殺，已經是衝衝欲動。甜睡在藝術宮裏的浪漫詩人纔開始感覺到和平展延的幻滅，於是他底抒情詩是充滿着悲哀了。頹廢派作家正撞了心坎，於是把他歌頌滅亡的調子大聲唱着。中國整個的新文壇是爲這兩派把持着；雖然最近是有些動搖了。

翻開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史。自民國六年新文壇的初建，實質只不過僅從仿古的文言的舊文學，而變作了創作的語體的新文學。至於那種虛無的荒渺的劣根性，并沒完全擺脫。直到浪漫派的創造社建樹，新文壇便分歧了。當時自然主義派的文學研究會與之可爲兩大對壘；但不久因了政局的變遷，也就跟着崩

潰。於是——般作家多從事政治活動。所爲投筆從戎的也有，所爲升官發財的也有，那時文壇上竟感到了寂寞。

革命的怒潮澎湃中，慕的來了個國共分家。一般青年作家一時忙無頭緒，便又回到他底創作生活。那時的作家嘗盡了人間苦味，這歷了社會中的事情。所以彼時產生的作品，都具有豐富的經驗。當時文壇的派別實在不少。如蔣光

慈錢杏邨等的太陽派，乃是幼稚的普羅文學，祇不過是空喊所爲口號。前鋒於是大倡民族文學。胡適徐志摩等的新月派，是近於古典主義派。斯時搖旗吶喊；但並沒什麼偉大的成就。九一八一二八的相繼事變，整個的中國是震驚了，近年的社會中，都市人們的失業，鄉間農村破產，這一切都是象徵着國家未來的淪亡。在斯緊張的時期，少數作家是覺悟了，所以最近產生了不少的以農村爲體裁的作品，以戰爭爲體裁的尙少。

觀察過去的錯誤所得到的結論是：

文學不是虛無的荒渺的，文學不是口號的，文學不是英雄的，文學不是空想的，文學不是個人的。從這裡我們發現了我們將來的道路：就是我們今後要拋却個人而去描寫羣衆，描寫都市，描寫農村，描寫戰爭。要拋却空想而去寫實，要真正的去暴露社會。口號，是要澈底擺脫。誇張，更要盡力的避免。(杰)

談文人的生活 白衣

文人無行，是恒爲一般作家所自認的。自古文人即主放蕩不羈，不拘於禮教的束縛；自然所爲修品講行的學究派作者也不乏其人；居多還是浪漫的名士派的文人。

有人謂文人非浪漫其作品就無從出。那是說惟有沉於潦倒的墮落的生活中心，方能寫出他底傑作。如「李白斗酒詩百篇」，十足的表現出古代天才的放浪；唐伯虎學生的行品，充分的代表了名士的風流；其餘尙有癡癡癡狂，任意

輕生者。誠然，放蕩的作家是創作了最多的驚人作品，可是內容是完全偏於頹廢的和浪漫的。

當念世紀的今日，民族的鬥爭，思想的鬥爭，階級的鬥爭，都在嚴重的，劇烈的演變着。尤其中華民族被通於帝國主義淫威之下，喘息着掙扎着。包孕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快到了成熟時期，在這時關係着一些人們底生存和

秋夜醉人

李光亞

造物主賜與人間的恩惠，是無所偏的；自然柳溪堡小小農莊，亦在造物主寵愛之中了。

純潔如洗的一團明月，從那黑黝黝的樹叢裡滾了出來，本着神恩普及的原則，照射到柳溪堡中來。白亮的天河，光芒生寒，使人悚慄，風兒全無，家家屋頂上，吐出幾縷炊煙，在月光烘映之下，愈顯得悲慘灰白。

大地上四起的蟲聲，柳頭上飄蕩着的淒嘆蟬聲，牛車運轉的骨碌聲，犬吠

消失，關係一些國家的強盛和滅亡。所以在這時所需要的乃是喚起民族自決的作品；而不是潦倒的祈禱毀滅的頹廢作。

生活與文活是有密切關係的。我們以為近代的文人不應再浪漫了，應該拿起精神來切實的幹一下。所為文是時代的先趨，是社會的領導者！作家們不要自負吧？浪漫生活是不難擺脫的。（杰）

的汪汪聲；這些混濁融化而幽揚調奏的諧音，盤旋着，繚繞着，不息的從大地上升起，深沉，淒涼，悲慘，如怨如慕的反響，使一切的一切盡沉於嚴肅之中。這種景象，充滿着一種神秘不可思議的奧意瀰漫在這柳溪堡中。

月光照着柳溪堡中一座景象悽慘的小屋，這屋是由茅草和糞土堆築而成，頹塌而向前傾斜着，小屋的周圍，環繞着籬笆，這座失修的屋頂，已佈滿破洞，到處用土塞着，屋簷下突起，已經為

風雨侵蝕而腐爛的木椽上面，遮滿了灰塵及惡臭，窗櫺已破壞，窗格上的紙，久已被風雨吹毀，窗的前面，四五棵彎曲老樹，枝葉相連，大地畫出一面濃濃的蔭影。

這座矮小的茅屋，在月光高照的下面，顯出牠衰頹的景象，更覺悽慘可憐，如果在詩人看來，月兒又像是在用牠那柔和的情感，安慰這破垣頹壁的茅屋。月兒似乎在說：朋友，勿憂，即或將來你會變做一座荒墟或竟變做一堆砂礫，然而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

但是有誰夢想到這座小小的茅屋在先年是座巍巍的美麗的房宅呢；可是現在已是一座將頹的茅屋了，茅屋的主人，是個四十多歲的農夫，還有個妻，同幾個孩子。這誰也夢想不到他是富人的後裔，他祖上曾作過赫赫的高官，可是現在他是個貧苦的農夫了，他姓盧，名長祥。

茅屋裏面，充滿了潮濕氣味，靠窗方面，是一面土炕，炕的上面，以乾草

舖覆着，四面泥塗牆壁，已被煙燻得漆黑，屋頂是用禾楷蓋成的，也變作烏黑的顏色。屋裡有一個長而闊的骯髒的木棹，棹傍有一條木板，用石架起，這就是作椅子用的，棹的上面，放着一盤熱氣蒸騰的豆羹，兩三個泥碗，同幾隻雜亂的筷子，一個殘缺不成圓形的碟子，陳列一棹，桌之一端，是依着小壁，壁之上放着一盞煤油燈，光力微弱，長祥坐在木板上，提着小小的酒壺，向杯裡斟酒，他闊大的面孔，黑髮鬆散着，黑大眼睛，總是不動的望着細小的酒流。

長祥的妻，坐在炕上，旁面臥着一群羊羔似的孩子，都已睡熟了，他不時望着黯淡的油燈，正在出神深思的時間，小三呱然一聲，從睡裡啼哭，驚得她

用着枯木樣的老手，輕輕的拍着小三，還從鼻腔裡哼出細膩慈祥的聲音，小三於是乎又忽忽的睡去了。

「你瞧！月亮上來了啊，快喝吧，早點睡。」

「嗯！」長祥滿不在意，舉起他那

右手，向嘴邊摸那幾根捲曲的鬍子。

村裡的犬吠聲，陣陣送來，長祥的妻，又轉向着窗外望着，傾耳而聽，審察外面有何動靜，犬吠聲音，漸漸又遠去而沉落了，接着聽到的是室內陣陣的蟋蟀鳴聲。

「不用怕！沒有事，就是有什麼事情發生，我們也是不用怕的！」，一面說着，一面舉起酒杯，一飲而盡。

「唉！春忙秋忙，剩不上二斗糧，除去地租稅捐雜費外，兩手握空拳，唉！什麼土匪毛賊子，都不喜睬咱們窮光蛋，還有什麼可怕！……」說着又飲乾了一杯。

「唉！老實講，那些凶惡的土匪毛賊子，也不過是爲飢寒所迫的善良好百姓，無怪古人說，「梁上君子，」轉而嘔嘔着，但是他那副風吹日曬的闊大老臉，漲如火紅，兩隻眼睛，直視着他妻的面上。

「喝罷！老爺子！別說閒話啦！……」

「怎嗎！醉了嗎？什麼閒話！」眼睛用力轉動一下，嘴唇上下顫動着，露出兩排黃板齒，像豬齒一般，慢慢的又舉起那酒杯，一飲而盡。

妻的憔悴臉孔，漲了一層恐怖，憂慮的神情，於是又停止了發言。

長祥究竟是個什麼人呢？照一般人看來，他是個仕宦後裔，而且是個破產的人兒，但是他是個克勤克儉的農人，當年幼時代，也曾受過古式聖賢教育，所以他說起話來，也很斯文的，然而他酒癖頗深，每飲總以大醉爲快，醉了便發酒瘋，他那蒜大鼻子的兩孔，也要膨漲，眼睛突出於窩外，血紅的臉，更顯出惡意，走起路來，也東搖西擺，有時還要辱罵妻子，或同人家毆鬥，惹起了許多不幸的事情，可是一到酒醒，便懊悔起來，這是他的特性。

長祥不顧妻的擔心，遂又提高喉嚨，聲音由低緩而洪亮，含着一種羨慕而夾雜着幾分懼怕的口吻，顫動的說着：

「唉！怕什麼，有什麼可怕呢？像

張三楞子那樣人家纔會怕呢？平常鬼也會跑到他家，去聞酒香肉味，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啊！」又喝了一杯。

妻一向是緘默着。

「他媽的？張三楞子的借貸，本利快足三百元，今秋又得本利交足，」又喝了一杯。

「張三楞子家裡雖有錢，可是老子祖先也作過雲南知府，士宦門弟，不比他減色，纔有幾年的張三楞子……」

「我家從前城裏開有寶德洋行，銀行裡存款有數百萬，城裏住宅，建築的高樓，好像大帥府一般，他媽的！「家貧不言宗祖富」，幾十年光景，我們連人家百分之一都不如了，誰料人家會有的，我們反到這地步？唉！斯人也，亦有斯貧也，真是滄海桑田，然而君子垣蕩蕩，小人常戚戚，小人窮斯亂矣！……」說着又連喝了兩大杯，妻仍然緘默着，不過內心如同烈火燃燒着，有些偏促不安的表情。

「哈，：哈，：哈，：人窮志短，

馬瘦毛長。」現在我們春忙秋忙，剩不上二斗糧，唉！老祖宗果能曉得他的後人會這樣不爭氣嗎？……哈，哈，哈，……也罷，造化造化，」非喜歡，又非嘆惜，的確陷入喜怒無常的樣子了。

屋外白色的銀空，明月漸漸被星雲吞蝕，大地上也黑暗起來，微風在那窗外柳頭作起沙沙聲接着細雨也浙瀝起來，長祥仍然一杯喝了一杯。

「別喝啦！張三楞子的借貸，有廣叔的面子，還可以明年正月交利，吃飯吧，明天好割豆子！……」她本想勸阻丈夫的暴飲，不想被捲入談話的漩渦中了，又接着說：

「你瞧，雨又下起來了，秋雨利害呀！早些把豆子割妥，別等到一場秋雨，浸化水裡……」她帶着擔憂的神色，恐怕豆子湮沒，望着丈夫的狂飲，免不了翌晨晚起，就悞了工作，同時怕他要醉倒，不住的勸阻他，長祥固然有些討厭她，然而秋雨霏霏，水災的恐怖立刻使他腦海裡起了幾陣狂風，吹動了愁思

遊雲般的一團一團的飛舞起來。

前年秋成，是個豐年，然而老天不斲的飛雨，一切田地的五穀，都被那不留情的大水連根莖都湮沒去了，可怕而悲哀的經過，殘留着那些不可消磨的恐怖印象，引起了長祥的恐怖，於是把那雙微紅呆板的眼珠，死釘釘的望着他妻的臉上。

「哼！要晚割一天，說不定這兩畝的豆子，會……楊小山的地租，還靠着這兩畝豆子呢？楊小山不是前天向你追討過地租嗎？……」她似乎向他埋怨，不斷的說着，長祥又飲了一杯，在她絮絮叨叨的中間，長祥的臉色，由紅而青，由青而紅的變化着，他轉想到：

「楊小山……不是二十年前的窮瓦匠嗎？」

爲什麼現在居然作了良田千頃的大地主了呢？大概是因為充了個俄國通使，在日俄交戰時代，發些洋財，這就是「人不得外財不發」了。

現在的楊小山，是何等的福氣，據

抱着兩個嬌美俊俏的女子，同花花公子張三楞子並駕齊驅了，楊小山的大公子，雖然瞎了一隻眼睛，究竟是一件小事，他不是出洋留學回來，做了威威的軍法處長麼。

前年軍隊經過此處，是因G地土匪蜂起，軍隊被遣去勦匪的，當那些狐假虎威，猙獰的丘八老爺們耀武揚威降臨到柳溪堡的時候，把柳溪堡內的馬豬綁去了十幾頭，長祥的千瓢食萬瓢糠麥飼的肥豬，也被丘八們綁去了，長祥爲着反抗他們的舉動，倒被他們打得皮開肉綻，拘留了數日，多虧楊小山出面調停，講些人情，纔得從縲絏中保全性命，結果不免送了楊小山五十個銀袁頭。

呀！楊小山臉上多們有光！多們豪強，啊！南面王的楊小山啊！……

「你在那想什麼？莫非……」

「哼——」他把酒又送到口裏去了，一面垂頭深思追憶着。

「吃飯吧！明天還得割豆子！」她的聲音，有些銳利，而含着憤意了，他

雖面帶愁容兩道怒眉豎起，然而她終於抑制了她的話頭，她又歸緘默了。

黯淡的屋裏沉沉的靜默起來，空中的雁羣哀涼的聲音飛過窗前轉向南方去了。

長祥把酒盞搖了幾搖，纔知確實是空的。

「酒也沒哩……」

「……」

「什麼！」

「沒了就沒了吧，明天還得割豆子啊！」聲音銳利而嚴重。

「割豆子！……割豆子！可忘不了割

豆子！窮……窮……窮腦瓜骨！你看你

那身賤骨頭，窮鬼的樣子，哼！朱買臣的老婆，真倒毒！她媽的！……」長祥最後罵起來。

「呀！……又……」

「她媽的！你管得着嗎？愈窮愈養孩子，大傻子，三狗子，……像一串蒜頭一大堆！」

「得了……」妻顫動的說着。

「滾蛋！我明天到城裏工廠裡去，做苦工！你也到紡紗廠去！孩子們僱給人放牛去！……」

妻被辱罵了，不勝傷心，便簌簌的滾了幾滴熱淚，長祥看到她的流淚，心如

火焚，便把桌子推翻了，於是阿三從夢裏驚醒了，阿三，阿三，也跳起來了。

「媽啊！哇！哇！哇！」阿三哭啼着，阿三阿三看到父親的怒容便顫戰了。

看着母親的流淚，也都咽嗚起來了。

「三呵！不要怕，有媽媽，……」長祥的妻，一面抱起阿三一面又泣訴些傷心的話：

「嗚嗚嗚，……割豆子，……」

「割豆子，……嗚嗚嗚，……」

哭泣啼叫聲音，混在一片，好似一陣炮彈，射在長祥的心裡，眼睛裡起了一

片火光，他踉蹌走到門邊，推開板門，一陣冷風撲面吹來，悵然舉目，一片漆

黑的宇宙，見不到一點光明；雖然眼裏迸出幾條火線，他終於頹唐的倒下橫伏

在門框上，好像被箭傷的野犬一動也不

動了。

一切葬埋於黑暗之中，再看不到一線光明了，微風仍然伴着冷雨，淅瀝降飛着；呈現着恐怖景象。柳溪堡裏的犬吠聲愈加緊張了，接連着村公所の兵士，

城

城內的情形，有點和尼羅王縱火焚燒後的東羅馬國都一樣，但也許有人猜疑這是拿破崙第一退兵後的莫斯科；相差的僅是時間和空間。

這裏沒有生命——天呵！這話像是過火——的活躍，在焦枯的樹林內，倒頽的房屋上，推集着尸骨的大街裏，充滿了死亡，恐怖，和灰色的塵霧。

城門洞開着，兩旁的磚石上尙留着新舊的炮火傷痕，伴着馬蹄鐵形的沙句堆。城牆也被挖掘得像打嗎啡針潰爛了的胳膊，在那洞裏面你可以找到彈壳，裹腿，紙煙匣，麥楷……

站在城牆上向外看，在視線以內，儘是一片荒涼的原野，點綴着截斷了枝幹

嗎了一陣槍，爲的是恐怕有什嗎意外發生；於是柳溪堡裏的富豪人家，也都鳴槍響應，剎那間，柳溪堡中陷於恐怖之中，似乎有什嗎大難將要來臨的樣子。

九一八前夕寫於瀋陽。

胡蠻

的樹，遠望去像是零亂高低的哨兵，守望那伸向遼遠地方的戰壕。原野的延展，是給一個長的山脈停止住，在山的後面，有條波濤洶湧的大河，這裏曾作過古今的戰場。

札札札……從碧落的蔚藍色幕上現出一個小黑點，到近處飛機漸漸顯露着她的雄姿，高高的在空中盤旋。最後她撒棄了許多彩色紙條，又昂首向遠方飛去。

彩色紙條和飛絮一般，慢慢飄降到地上的城內，於是腐臭的死尸身上，污水溝內，露天的茅舍中……都可以見到各色的傳單。紙上印得很整齊的宋字：「慶祝勦逆勝利！」「中華民國萬歲！」

空氣是這樣靜寂，像一切都在休息，大地上有種夏日午後所感覺的鬱悶，籠罩着毀滅的城市。

從大河的一條小支流沙灘邊，走過來兩個人，穿的都是灰舊軍服，裹腿斜亂的綁纏在腿上，肩膀背着一個破行軍甕，還掛了個不相稱的嶄新暖水壺。前面的高挑子左臂似乎受傷了，用細帶吊在脖頸上，臉上顏色有些泛白。後面那個却是野熊一般的壯年，粗短的身體，活似一段去了根枝樹幹，青銅色的皮膚會使人想到古廟裏銅鑄的偶像。

他倆個走……不休息的向前奔波，懷着同樣的希望，同樣的歡喜，是逃脫了獵犬注意的兔子所感受到的快樂；同樣却被一種運命預示給的嚴重恐懼襲擊着。

在前走的兵士，用僅有的右手擦揮去額間的汗，不時的向兩邊瞥望，像是要找尋一點東西，情緒和漂流在海洋上的人們要尋覓陸地的樹枝草葉一樣。其實這地方他並不陌生，幼小時候曾由城

內跑十餘里來河邊洗澡，並且，前一個月，曾看着同伴用大炮轟炸這城市，自己的左臂也由此戰受的傷。

他有點累，真是奇怪，以前一夜跑百十里都幹過，爲麼走了一二十里就感覺着乏？是未痊愈的傷口，累得腿沉重了麼？不，受傷時候，因爲是敗退，他尚拖着槍跑十幾里；現在竟這樣無精打采！到底爲什麼？天知道。

「唉！……」他望着天，嘆了一口氣。

「怎樣了？根生哥，你身上不舒服麼？還真怨我，幹麼急着趕路。」

「決不是……」根生回過頭去，不自然的笑着。「占先，你這樣體貼我，再抱怨你，那才不是人養的！他媽的，沒走幾步路，就有點乏，真……不中用……」

「噢！你說那裏話！我們這不和親哥們一樣。你乏了，我們歇會兒再走，反正快到家了。」

在低土崖下，起伏的小路岔口地方

，他兩人停住。根生像醉倒一般的躺到地上，行囊和水盞滾在旁邊。占先沒解下肩上的東西，抱着膝坐在同伴的右方，用眼遙望着路的——其實是希望和憂慮的歸宿，城。

「我真莫明其妙，咱們走半天沒見一個人。唉！難道城裏人都……」根生似乎有些害怕。

「那裏話，」這是占先的術語，常常拿來應付各種事情。「幾會見滿城人都死得淨盡。根生哥，不要胡猜想，到家見着大娘和大嫂子，心裡就痛快了。」

「我怕，我真怕，我們是窮人……死就有臨頭希望……你不記得——」

「管他娘！走一步說一步。」他不問別人一樣，他相信自己，堅毅的意志常使他這樣跨口：「我不會哭，自小就不會去學女人掉眼淚。天大的難事，制錢般小事，都不是哭能辦的。」

秋天午後的太陽，還是炎熱，燒得地皮有點發顫，這更能增加行人的煩燥

。他倆個又站起來，賣命似的向前趕路，焦急和懷疑的情緒在胸中鼓盪着。

路程已經快到盡頭，城牆鑽進他倆個的眼簾，變作一個神秘的處所。雖然心中會由各種情形的顯示，害怕自己是走向墳墓裏去，但沒有事實的突擊，希望是不會死亡的。

「哈哈！天哪！我們到了家鄉了。」

「……」占先沒有言語，他知道頃刻就能被最大的絕望的憂慮吞噬了去，許多虛浮的希望是飄漾在恨海上，倒不如鎮靜着心好些。

「占先，你看我心裏這麼喜歡，手竟發起抖來。老天爺！你會使我們家裡的人平安。現在我真不知說什麼好！……好，望天打個卦罷……假若我家裏的人平安無事，那麼我可閉住口鼻走十幾步路……要不就……」根生似乎有點神經錯亂，在占先的時候，一口氣跑幾十步，真是自己拿欺騙當安慰劑，天啊！

他的視線達到了城門口，突然像一個人從高山峯上滑落下來，抓不到一點援救；於是世界拿他作中心旋轉起來，城，木樁似的樹，同伴，自己……旋轉，旋轉……他跌倒在地上。

占先凝視着這些情景，腦袋似乎也膨脹起來，嗓子眼裏覺着有塊東西要向外吐，但他終於嚥下一口吐沫，恢復了理智。

「哼！走一步說一步，反正不到黃河心不死。」他蹲下身去，抱起他的同伴，「根生哥，……根生哥……根生……你醒醒……」後來他灌根生喝了幾口熱水，待了一會，算把他從死域又拉回現實來。

占先……我們去不得了……唉！老天爺，家裡人都死完了麼？……占先，我們錯了，不應該起念回來……城裏……沒家了……老天爺丟棄了我們……難道說這是當兵的罪惡麼？……我不相信……這是能令人發抖的哽咽聲音。
「根生哥，許多人都沒家了，豈止

我們！咳！我攙你起來，到城內看看吧！」

他倆走到城門口，繞過臨時的戰壕沙包堆，心裡有種恍惚的感覺：這是做夢，世界上沒有這種景象。

「占先，這許多紙條是什麼？」他揀起幾張傳單，遞給同伴瞧。

「慶祝勳逆勝利！」「中華民國萬歲！」占先咬着嘴唇，點了兩下頭。「這是慶祝他們勝利撒的傳單！」

「勝利，勝利？哈哈……」根生歇斯底里的笑聲，掠過去城樓，落到曠野裏去。「是誰勝利了？我們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的幹，得到的是這種勝利！是的，我們勝利了，家全叫自己的炮火轟平了，換來是彩色的慶祝傳單，散到死尸堆上裝煌！好！勝利！勝利！他媽的，到底是誰勝利了？」他兩眼發怔，像瘋犬似的直視着前面。

「你不要太興奮了！這有什麼用處？」
「老弟，我知道這是沒用處，但怎

樣才能洩我的氣呢？」

占先沒言語，扶助他走向家門去。

街上堆滿了尸骨和垃圾，遮蓋了腐臭的道路，成了蛆虫養成所。他倆從當中跳着，給惡劣的氣息撲的呼吸不得，幾乎嘔吐出來。

汪汪……從一家門口竄出三隻瘋狗，血紅的眼睛瞟着被包圍的人，有個雜毛狗尙銜着一個嬰孩尸體，餓狼似的向他倆撲來。

「哎呀！占先，我們完……」根生軟弱的身體斜靠着占先，臉色雪白得像麻紙。

這手鈞一髮之際，用着占先的鎮靜，他又要和仇敵拚命，又要保護同伴，當然顧慮不到什麼恐懼和思念，他蹲下身去，右手拾起塊石頭，左手從裏腿裡拔出匕首，等到一隻白狗跳到身旁時，照頭擲了去，石頭稜刺傷了狗的兩眼，牠哀號着跑開。雜色狗從旁邊竄上來，丟棄了嘴裏的嬰孩尸體，前爪撕破了根生的前襟，却被匕首插進眼眶裏，躺在

地上吐血。但這時候，有個黃狗已經咬住占先的腿肚，就要用勁向外撕，根生捨命的用兩手臂開牠的嘴，死不放鬆，後來占先用鐵般的拳頭捶了十幾下，給狗打得半死，臥到旁邊喘氣。

「哎呀……」占先嘆了一口氣。「這比上陣衝鋒還利害，真夠味，回到家裏和狗鬪氣。天呵！剛才要不虧你用兩手扯緊狗嘴，我的肉早掉下一塊。真怪！你的臂受傷了還這樣有勁！」

「人急了痛苦是會忘記的。現在的胳膊，綑帶已經斷了，他用右手抬着左臂。」又有點發酸……唉！假若沒你，我會死到狗嘴裡。」

「那裏話！」占先似乎覺着腿有點顫抖，傷口是澈骨的痛。但他沒有畏縮神氣，又纔着根生向前走去。

先到根生家裏，大門已經倒塌了，只剩下土地廟的影壁，遮住外人的視線。他倆走進堂屋，地上堆的茅草，塵土，能印清兩人的腳印。靠近耳房門的

山牆，有幾個窗大的窟窿，可透透外面的陽光。

耳房內並不顯得怎樣破毀，桌子上還擺着剩菜和殘酒，雖然上邊蒙着灰塵。他的母親橫躺在門旁，鼻口都有血跡；妻子裸體仰臥着，下部受了重傷，像

是被輪姦過。
根生看着這幕情景，憤怒和悲痛又充滿他的胸腔，但他並沒暈迷，竟冷笑起來。

「好，報應！占先，你記得咱們駐紮在德州時候，我曾跑到農民家裏和三四的小姑娘睡覺，還同那王八蛋老何，逼一個女人到廟裏去，現在都報應在頭上了。哈哈……媽……」

他突然回過頭去，飛似的跑向門外。占先像預感着什麼不幸臨近，便緊追在後面，但因為腿痛，只得停在後面喊叫。

根生哥，根生……你往那裏……根生哥，你快回來……
這些喊聲不但沒有生效，似乎更是

催加他的速度，終於離開占先的視線。

「哎呀！他死去了！他是跑向水塘邊去，天呵！……根生，死不是辦法呀，一死就能解恨麼？爲什麼人這樣停呢？」

等他追到水塘邊時，根生的尸首已漂浮起來。他呆立了半晌，望着水，尸首，水內的天空搖了幾下頭。

轉過身來，打算到他自己家裏瞧看一下，在某牆角的磚堆縫中，他發現一棵青草。這對於占先真是一種興奮，活似初戀時候的青年在幽靜處所遇見了愛人的神情。他不自禁的跪倒在地上，頭幾乎貼着那綠草葉，一種苦笑浮在他的臉面。

「唉！想不到這城內尚有可寶貴的青草，她竟不隨別的一切死去，留着一點和平紀念！想起在戰場裏，蹲伏幾天幾夜，心中充滿了鬱悶，那時覺着：假若找到了青草，死了也甘心。現在，我竟留落在这荒涼城內，並且——也找到了青草……死……不，我決不能起這

念頭，我負的責任太重了。」停一會兒，他突的把青草拔斷，心裏想着：讓你入地獄去吧！在人跡毫無的地方，於你有什麼意味。你得感謝我，不使你受秋風折磨，死吧！我的朋友。

在他家內，形狀更是慘苦！兩所茅屋都成了露天洞穴，地上給炸彈轟了個黑土坑。他的哥哥，是個被世界遺棄的人們之一——私塾蒙師，五花大綁被捆在棗樹上，看樣子是活活餓斃的。逝世的母親的棺木，依然停放在家內，但棺材蓋早已破碎，怕人的尸骨蒙着一層泥土。嫂子和根生的老婆一樣，但手和乳頭都被割去，旁邊的紫血顏色已有點模糊。妹子却不知去向，可是占先想到，那不會有什麼好結果，也許被帶到別個地方做……也許被一羣兵士們……後來他簡直不敢思念。

占先坐在捶布石上，向天空望去，太陽已經快落到地平綫下，晚霞尙留戀這一剎那的光陰。門外坑內的白楊，不但光禿着頭，粗幹也被驟馬敲去外皮，

他猛然感悟到一句俗話：「前不栽桑，後不栽柳，大門外不栽鬼拍手。」（註）也許是白楊作祟吧！後來他發現自己的愚蠢，竟冷笑起來。

「呀！走一步說一步，這話簡直是欺騙自己！原先城內是多麼熱鬧，現在，到底這怨誰？難道說城內的人們都遭天劫，應該死的麼！他媽的，那才……沒有家了，逼得同伴跳河死，固然那是個氣。但我又該怎樣？誰是我的仇敵？」

他到死人尸體跟前看了一遍，說道：

明恥園筆記

二十三年四月三十日

老張今天到了紅十字會醫院內去，一近門頭兒便向我哭，她要求我准許她搬回家中，因為她晚上失眠，並且呼喚不着人，大小便都沒有應。我一聽，這真是一個難問題，像她患的這樣病，即便在醫院內療養尙且未必好，若離

「別了！媽媽……我已經想起誰是仇人，勝利者就是……」走出門去，四圍一瞥。「別了！家……白楊……城……很生……永遠……」

黑暗籠罩着大地時候，一切都絕了氣息，只有天空的小星向人們眨眼嘲笑。他大踏步向路上走去，眼中像鬼火一樣的閃爍！荒涼的田野上，只可聽到他那沉重的有力的步聲。

（完）

（註）鬼拍手——指楊樹，因楊葉於有風時，拍拍作響故。

孔均

開醫院那更是惹她近險曹地府，我坐在那裏想了半天，結果，我決意同妻商議一下，晚上在醫院內陪伴她。

下午，我同妻商議妥了，每天晚上我們必留下一個人守着頭兒。今天晚上叫妻先去，不過，難問題雖然過去了，但馬上又來了一個，小女孩子等，

晚上睡覺又成了問題，她必需我回家後她不能安眠，因此，我晚上又不能出門了。有孩子的父母總比沒孩子父母麻煩些。

二十三年五月一日

今天應當我去守着韻兒，所以晚上八點，我又到了醫院。韻兒見了我的面，特別的歡喜，我將一軍用牀搬在她眼前，侍候她喝了水後，我便躺在牀上。

她不住的向我談話，叫我給她妹妹小雪做衣服，她又要做夾袍。並且說到年應當添幾牀被，韻兒雖然病了好久，但她總是不住的操心。這樣聰明的女孩子，得了這種病恐怕難好，我想到她死，……

……但我馬上將幻想打住。我又瞧了瞧她的神氣，雖枯瘦得不像人形，然精神還好。我又懊悔我胡亂的幻想。

大概天快亮了，韻兒始睡着了。

二十三年五月二日

今天醫院內又要錢，老張一想各處朋友那裡都借遍了。我再向何處去碰呢

？妻說：「寧肯叫人遭罪，不叫錢遭罪，其實，她錯誤到極點，她那裡曉得『有人即有財。』」下午我跑到一家印子局，我打算給她借一百元，他要利錢二分半。還得有妥實的舖保。人窮了便什麼條件都應允。如是，我便立下借約。明天便可拿到一百元。韻兒的醫藥費當然不成問題了。

老張一有錢，一切毛病都來了。半月來沒有喝一次酒，今天樂了一天，在永盛館吃二元錢的菜，七角錢的酒。新生活運動後，我應當節儉一下。

二十三年五月三日

今天上午我到紅十字會醫院交款，無意之中把收據擱在韻兒病牀前抽屜，她瞧見了後，又哭起來了。她說怎麼又交上款了，似這樣一天一天的在醫院內住下去，何日是個出院的日期？她又問我，「爸爸向那裡弄的款子，一定又是拿利錢取的。」我一聽心內不禁難受起來

，韻兒在病中總掛念這許多事。肺病是這樣養的嗎？我又想：這種養病法也未

見得能養好。再不就令她出院，反正她的病已經到了不可救藥的樣子，何必再犧牲金錢呢？但我心中總是不忍！好像韻兒出院便是將她處死刑一樣。

二十三年五月四日

韻兒今天要我非出院不可，並且要自己下牀跑回家中。妻又堅決讓她回家。我一想：這也好，反正我把心盡到了。韻兒自己在醫院感覺不合適要回家調養，那只好就讓她回家得了。我含淚叫了一輛汽車將她搬回家中。

樓下一間房，就算她的養病室，但我決定不准小女孩子雪走進她的房內。叫妻日夜陪伴，我同小女孩子雪在樓上睡。

我打算明天再請一個中醫給她治一下，我雖然不信中醫，然而也只好樣樣都試驗試驗，免得以後懊悔。

歸來

李光亞

滂沱的大雨那樣的狂暴，好像戰場上衝鋒的鬼叫；

海濤也似怒馬般的嘶吼跳躍，
如葉的輪舟失魂似的奔逃。

失魂的飛輪負着失魂的骷髏，
走到了那塊淒涼的荒墳，

啊！這裡便是歸宿嗎？
悲慘的地上殘餘着鮮血殷殷。

四圍的青山仍然是綠衣在望，
渤海還是在那日夜歌唱；

惟獨不見了青天白日，
却見着那血淋淋的人頭標幟飛揚。

門前的老柳見了我微微將身搖動，
好像要吐出她的悲痛；

黑狗發着尾巴跳在前面，
有不盡歡悅久別的心情。

父親說：「兒啊！爲何歸來？
忘記了嗎？——人生的旅程！

這裡已滿佈着纏綿，
牠們會吐噬了弱者的生命……

母親說：「兒啊！你歸來了嗎？
我的雙目是這樣的朦朧，

你果真是我的生兒嗎？
莫非我是在黑夜裡的夢中……

父親的黑髮白了，
母親的身軀彎了，

他們如此模樣的衰老，
怎能再去爲着生活操勞。

漂泊的我呵——
也應盡點人子之道，
可是我怎能去安慰他們呢，
成年儘在「流亡」中活着。

辛酸的淚侵濕了衣襟，
憤怒的箭射中了赤心，
我要化身天神，
掃蕩了妖氛再去安慰我的雙親。

黑的鐵，赤的心，
骨磷磷，血淋淋，
能救國，能孝親！
偷渡着家門這是怎樣的椎心！

睡獅的中華嗎？
爲什麼四萬萬同胞像豬般的臥着，
醒醒吧睡獅，
紅日從東方升起！

我從那荆棘叢裡跳出，
又歸來這死寂的故都，
不過這裡也儘是些走肉行屍，
那有一點新鮮的生氣。

昨夜夢看自己生了兩個羽翼，
自由的翱翔天際，
最後似乎飛到南國，
恐怕這也將成爲事實。

二三年溥暑歸來後。

金陵通信(續)

非非

我當時不覺憤恨起來，爲什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建都必須在南京呢，這簡直是南方人的自私，你瞧，那北平真是五代建都，古蹟和建築的偉大，真是稱爲一個國都。

我這次到南京的感想變化了。而當日的南京三不，一個也不「不」了。你瞧，那中山馬路其直如髮，其平如擗，其寬，那更不用說了。那電話都改製自動的，不像北平還得叫什麼局，多少號，只是用手去撥幾下，那邊就會說話的，你看「震」不震？至於電燈也不像先前好不好就緊閉了雙目令人過黑藉生活，現在亮得如白晝一般。這不過四五年的光景，就把南京變化的這樣！可見無論什麼東西和事體，要變化也不難，其變化也很快。

我的朋友說，南京不但沒有三「不」了，而且增加了三多。我一聽這三多，便想到多福多壽多男子。他說不是的

，南京的三多：是鴨子多，花船多，徽章多。我一想不覺哈哈大笑。在先前我沒有注意，沒有須會過南京之三多。像鴨子一項，恐怕中國無論何地比不得南京多。你瞧那鴨子價錢便宜，一塊錢買三頭。那花船也多呀！在晚上，尤其是早晨滿天時節，秦淮河內，那花船密滿，有如過江之鯽。而船上紅綠燈火，煞是好看。中國別處雖有湖河，像西湖，大明湖，船雖泊之，但船而不花。並且不這樣多。至於徽章一項，若不是有人提起，誰也不注意，你若到馬路一瞧，過往來行者，幾乎沒有不帶徽章的。南京爲首都，機關多，當然徽章多。這到不怎麼驚人的事。

不過，我們發現的，——不是感想，不，——是印象，到不是像我的朋友說的三多。他們說的是二多。我想這二多也真奇怪，都多在女人身上。我實在不敢說，因爲南京婦女會最厲害，說出

是恐怕興起娘子軍來，那我非非真個要「飛飛」了。提起南京婦女會來，誰都頭痛，南京市長自己說自己爲石頭，因他名石瑛。確都被婦女會弄軟化了，成爲石瑛水了。閑話少說。趕快說這二多。我認爲南京的米斯們裸腿多，歌女多。北平的米斯們也光大腿，但不多。南京的米斯們，不，連不迷斯們，迷煞死人們，十有七八裸腿。並且南京女子婦人，若論臉子和身段未見過怎樣嬌艷和窈窕，然而，天生的兩條腿，却不只白哲像玉彫的，而且柔滑像凝脂捏的，個個生的長而豐圓，曲線很顯明。使遠來的非非每當在馬路上聽見時節，真令人眼鏡分。我想這女人婦人的大腿，也算夏天的南京出產品呢，我希望中國各地人都來賞觀。南京歌女真多啦，幾年的工夫，增加了許多的戲園子，增加了不少的歌女。天津也有歌女，他們大半是窈窕，據說南京的歌女不是妓女。南京然娟。他們只是賣唱，在夜間秦淮河內歌女順流歌唱，助客人

的遊興，這恐怕別處沒有吧。我會駕小船（當然船錢也花了）遊遊秦淮河，我瞧兩岸，房屋應該開為妓女之住所。我贊同石瑛開娼的主張。這歌女一項也是首都的特產之一，而且產得這樣多。

我對於南京的思想，和印象，使我清清楚楚的，最刺激的，就是二多了。我現在寫出來，先生們是否以為然，這篇金陵通信頂好不作文戰的補白，省得激起娘子軍來，假若她們真個興起問罪之師，那我無法可想，只好飛飛了。天氣酷熱，打破三十年的紀錄，在這樣熱天寫文章，確實是一文官不要命了。

追憶艾霞自殺

燕子

艾霞自殺了，——到現在已有半年多了。

艾霞是明星電影公司的演員。她生來特別聰明，學識也很優越，能自編劇而自表演。單論艾霞的姿色，却也婷婷玉立，嬌艷奪人，既沒有胡蝶那樣蠢俗，確含有王人美般的活潑，而撫媚溫柔，更非阮玲玉等所能比擬。在中國女明星中，恐艾霞即為最有希望者。

她的思想很急進，就像她表演的「現代一女性」。據說這個劇本，是她自

己所編。這個片子作風的改變，確是艾霞的力量。全篇的目的，是希望青年人要謀自己事業上的發展，要謀羣衆的利益，要向世界光明之路飛奔。由此劇本即足證明艾霞思想的急進了。

艾霞自殺的方式，是吞服鴉片烟膏。她死後頗引起社會上一般人的注意。各報紙也會加以評論。總合起來，約有以下幾點，即有的認為艾霞自殺，是有勇氣，去脫離這萬惡的社會。有的說艾霞並未自殺，是社會殺了艾霞。大多數還是可憐艾霞，認為艾霞這樣一個有希望的明星，竟自殺了。痛恨造成艾霞自殺的種種原因。不過，我認為艾霞自殺，不論其為情而死，抑為其他原因而死。更勿論其是否為有希望之女明星，她既然自殺，便是她的錯誤，是她自己一種犯罪的舉動。

「自殺」並非勇氣，乃是一種柔弱的表現。且就這點而論，艾霞究竟是一個急進的思想，但她却不能衝破這萬惡社會所造成的痛苦之網。她既不能效「現代一女性」中的「荷荷」那樣浪漫，又不能效「荷荷」那樣的有勇氣，走到革命的路上去。終於被情網所糾纏而至於自殺。她所遺留給人們的是什麼？只有令人嗟

嘆和惋惜。由此觀之，艾霞還是個舊式的富有封建思想的女子，並不是個有覺悟的革命女子。艾霞用「自殺」的方式去揭穿她原先用以騙人的黑幕。

杜威夫人會說：「我不自殺，我要自殺，先用手鎗打死幾個該死的人。」艾霞如有勇氣，憤恨社會的萬惡，在消極方面應當獻自己的——色相於舞台，去表演急進的電影。用自己的筆墨，去盡量揭穿社會的黑幕。在積極方面，應舉着手鎗去打她的情敵，打死障礙她前進的一切惡魔。人若不怕死，什麼事都能作。但艾霞確是一個弱者，忍受不住萬惡社會的壓迫，乃忍氣吞聲的暗地吞服了鴉片烟膏而自殺了。她自殺並不令人可惜，却使人可恨，並不是恨萬惡社會，而恨她甘心自殺。

以上係我關於艾霞自殺的意見，並且是我對艾霞自殺的不諒解處。不過艾霞在中國電影界，藝術界，確有很大的貢獻。這次艾霞的犧牲，對於她個人並沒有什麼，但對中國電影界和藝術界確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我為中國電影界和藝術界前途想，不能不表示哀悼。並且希望今後一切的女明星，要站在發揚中國電影界和藝術界的前途想，不要終日沈醉在愛海裏，更不要學艾霞這樣去暴露女性的弱點。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廿三日
 編輯者 文藝戰線週刊社
 發行所 文藝戰線週刊社
 地址及電北平絨線胡同一七〇號
 訊處 電話 南局三八八六

本刊投稿規則

- (一) 凡向本刊投稿者，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二) 來稿如係翻譯，請附寄原著，或將原著作者姓名出版年月日及地址註明。
- (三) 投稿人請開明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四) 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者，不在此例。
- (五) 對於投稿，本社有修改權，如不願受修改者，請先聲明。
- (六) 投稿經揭載後，暫以本刊為贈。並酌給稿費。
- (七) 來稿請寄北平和內絨線胡同一七〇號本社編輯部收

廣告種類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	
	元	角	元	角	元	角
封皮前內面	八	元	五	元	三	元
後封面	八	元	四	元	二	元
刊內	五	元	三	元	一	元五角

以上價目，以每期計算，不折不扣，計費一律。付連登多期，為優待起見，按八扣計算。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另議。若欲接洽，請函北平和內絨線胡同一七〇號本社廣告部。

時間	冊數	書價
全年	五十二期	大洋二元零八分
半年	二十六期	大洋一元零四分
每月	四期	大洋一角六分
每週	一期	大洋四分

外埠長期訂閱者郵費在內

文藝戰線二週年紀念

文藝戰線，出版已至第三卷，擬自第三卷第一期起，再加刷新，並聘請在文壇享有巨名的作者，担任長篇撰稿，並增加頁數。特為優待讀者，並舉行紀念徵求基本讀者五千戶，茲將優待辦法訂定如下：

- (一) 凡自第三卷第一期起以後訂閱本刊全年者，特照定價減收一半為一元零四分（郵費在內）
 - (二) 凡自第三卷第一期起以後訂閱半年者，特照定價按六扣計算。
 - (三) 一次介紹滿五戶者（訂期在一年以上者）贈送本刊半年並贈送張少峰先生所著工人運動理論及方略一本（定價五角）
 - (四) 一次介紹滿十戶者（訂期在半年以上者）贈送本刊全年並贈送張少峰先生所著飄萍一本（價值八角）
 - (五) 優待期以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十五起至九月十五日止直接向本社訂閱者均為基本讀者得享有以上優待辦法之權利，過期並不通融。外埠以郵費為憑。
- 地址北平絨線胡同一七〇號文藝戰線社啟
全年連郵兩元零分八

晨 光

第三卷第二、二期目錄

新生活運動的意義……………	趙曾穆
從舊生活到新生活……………	項定鈺
新生活與新生命……………	慈榮
新生活運動與讀書……………	陳 訓
新生活運動與藝術……………	李朴滄
新生活運動與自治……………	馬 巽
新生活運動與中國新農村之建設王亦文	
新生活運動與青年……………	明 國
新生活運動與軍人……………	小
新生活運動與學生……………	王守偉
一點可以借鑑的材料……………	雍 衡
新生活運動與國民健康……………	茅 子
美國工商界新生活運動箴言……………	文淵節譯